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六十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十九

俗部樂

女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

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
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
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音逐時遷而古制
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
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
亡亂而所存蓋寡隋室以來日益淪缺隋開皇時初定
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
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大康伎

即禮畢也又

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

宏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漢魏

以來並施於宴饗

鞞舞漢巴渝舞也鐸舞傳玄代魏辭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

八音並陳是也拂舞即吳舞白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是也

平陳後並在宴會與雜

伎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其音聲節奏及舞悉宜依

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煬帝大業中定清樂西涼龜

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

創造成大備於茲

唐高祖即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者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獨弦琴擊琴琵琶琵琶臥箜篌筑箏節鼓皆一笙笛簫篪方響槃鞞皆二歌二人吹葉人舞者四人并習巴渝舞西涼伎有編鐘編磬皆一彈箏搗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觱篥小觱篥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皆一銅鈸二具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觱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具皆一銅鈸二舞者二

人高麗伎有彈箏搗箏鳳首箏篳篥臥箏篳篥豎箏篳篥琵琶
以蛇皮為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為面象牙為捍撥畫
國王形又有五弦義箏笛笙胡蘆笙簫小箏篳篥桃皮箏
篳腰鼓齊鼓龜頭鼓鐵板具大箏篳胡旋舞舞者立毬
上旋轉如風龜茲伎有彈箏豎箏篳篥琵琶五弦橫笛笙
簫箏篳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鷄婁鼓腰鼓齊
鼓檐鼓具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
飾以五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袂

謂之師子郎安國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觱篥
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疎勒伎有豎箜篌琵琶
五弦簫橫笛觱篥答臘鼓羯鼓提鼓腰鼓雞婁鼓皆
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
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
文康樂一曰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後遂亡禮畢者
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
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

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曲有散華樂等隋平陳得之
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篪鈴槃鞀腰鼓等七鐘三懸為
一部工人二十二人既平高昌收其樂有豎箜篌銅角
一琵琶五弦橫笛簫箏篳篥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
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襪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
襖練襦五色條帶金銅耳璫赤鞵自是初有十部樂其
後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
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

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
宮調也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
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高宗即
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亦名
燕樂有玉磬方響搗箏筑臥箏篴大小箏篴大小琵琶
大小五弦吹葉大小笙大小箏篴簫簫銅鈸長笛尺八短
笛皆一毛員鼓連鞀鼓桴鼓具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
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鞞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

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色雲
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陣
樂舞四人綾袍絳袴承天樂舞四人進德冠紫袍白袴
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高宗以琴曲寢絕雖有傳者復
失宮商令有司修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弦之琴
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為
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君唱臣和之義以羣臣
所和詩十六韻為送聲其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於樂

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
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
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樂而
舞歌者和之曰八弦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
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美賓之曲以獻調露
二年幸洛陽城南樓宴羣臣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其
容制不傳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
道調

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
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
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為七宮越調大
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為七商大
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為七
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
涉為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
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有宮調之名或

以倍四為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鍾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絲有琵琶五弦笙篴箏竹有簫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為鞀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流於雅樂周隋管弦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

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
缺存者纔三十六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
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祖命工人
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
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溪
晉車騎將軍沈琬作也團扇晉王炯歌也懊儂晉隆安
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獻作也丁督護晉宋
間曲也讀曲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

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作也襄陽宋隋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作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于不傳其一二蓋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

武后之禍繼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

教坊自唐武德以來置署在禁門內開元後其人寢多
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
部樂前代有譙樂清樂散樂隸太常後稍歸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玄宗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
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
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

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為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

致堂胡氏曰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為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為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

尚當戒此況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宗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獠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玄宗中人之質乎

玄宗時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

者乃習雅樂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
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
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樂以下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
聲震厲大定樂又加金鈺慶善樂專用西涼樂聲頗閑
雜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
一燕樂二長壽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
小破陣樂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
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唯

龍池樂則否

明皇開元中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
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搗彈家內人帶魚宮人則否每勤
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帶初幕
皆純色縵衣至第二疊悉萃場中即從領上褫籠衫懷
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以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
俄見藻繡爛然莫不驚異凡內伎出舞教坊諸工唯舞
伊州五天二曲餘曲盡使內人舞之

文宗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唐舊制承平無事三二歲必於盛春殿內錫宴宰相及百辟備韶護九奏之樂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天賦聰哲於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日出數十百輩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步俯仰皆合規矩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西女士踏歌隊者其詞大率言葱

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為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
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澹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
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理世之聲教坊伎兒輩遂
寫其曲奏於外自是往往流傳民間然錫宴宰輔百辟
至於連日抵暮是不知詩人在宗載考之意也以禁中
女伶連袂歌怨以盡臣下之歡豈不幾於君臣相謔邪
唐之所以衰亂不振者彼誠有以召之也可不戒哉
宋朝尋舊制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荆南得樂工三十二

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一十六人

江南有坐

部至是不用

平太原得一十九人餘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

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

籍中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

次并爵林使進

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

相飲作傾盃樂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

立於席後

凡舉御酒皆然

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

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

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初致辭羣臣皆起聽辭畢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合奏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楚瑟鞠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笛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

食罷第十九角觥宴畢其御則酺大宴崇德殿宴契丹
使惟無後塲雜劇及女弟子舞隊臺南設燈山每上元
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樂舞小兒隊臺南設
燈山燈山前陳百戲山棚上用散樂舞女弟子餘曲宴
賞花習射觀稼凡所遊幸但奏樂行酒雜劇慶節上壽
及將相入辭賜酒則止奏樂

都知色長二人攝太官令
升殿對立告巡周大宴則

唱酒徧曲宴宰相羣臣雖各
舉酒通用慢曲而無三臺耳

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

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調

其曲二曰萬年歡釵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
媚大勝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
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鍾宮其曲三
曰梁州中和樂釵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
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
曰降聖樂新水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
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
樂十二曰林鍾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汎清波胡渭州十

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六么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
曲二曰六么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六么彩
雲歸十六曰黃鍾羽其曲一曰千秋春樂十七曰般涉調
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
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大石三曰高
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雙調
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鍾角樂用琵琶箏
篪五弦笙箏箏簫篳篥笛方響羯鼓杖鼓大鼓拍板法曲部

其曲二一曰道宮調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樂用琵琶箏篪五弦笙鳳篳篥笛方響拍板龜茲曲部其曲皆雙調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樂用鳳篳篥笛羯鼓腰鼓柷鼓雞婁鼓鼗鼓拍板鼓笛部樂用三色笛杖鼓拍板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劍器隊衣五色繡羅襦裏交脚幞頭紅羅繡抹額器仗三曰婆羅門隊衣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環拄杖四曰醉胡騰隊衣紅錦

襦繫鞞韠戴毳帽五曰諱臣萬歲樂隊衣紫緋綠羅寬
衫諱裏簇花帽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生色彩
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隊衣四色繡羅襦繫銀
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隊錦襦繫銀束帶冠番冠
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繡襦繫銀帶冠花砌
鳳冠帶綬帶十曰射鵰迴鵰隊衣盤鵰錦襦繫銀鞞韠
射鵰盤女弟子隊子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
衣生緋生色穿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

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
羅寬衫繫銀帶捧繡毬四曰佳人翦牡丹隊衣紅生色
砌衣戴金鳳冠翦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
碧霞帔戴仙冠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
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仙
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
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彩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
帔冠仙冠執幢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

襦繫銀帶裏順風脚簇花幘頭執毬仗大抵若此而從
宜變易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長春樂曲明年教
坊高班都知郭延又作紫雲長壽樂鼓笛以奏御焉

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典創新聲者
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曲破二十九小曲二百七
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若宇宙賀皇恩降聖萬年
春之類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諸曲多秘而平昔
普天樂者平河東回所造萬國朝天樂者又明年所造

每宴饗常用之殿前都虞候崔翰嘗侍大宴聞雞唱因問伶官蔚茂多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因依其聲制曲曰雞叫子又民間作新聲者甚衆而教坊不知也

陳氏樂書曰宋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三種而已女伎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執花四十人卅童四人從伎四十人作語一人凡總一百五十三舞名有十焉大宴酺會禁坊進二種舞每舞各進一色舞疊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戲畢嘗於

崇德殿宴契丹人使但作小兒舞一種而已其他
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及酺宴則舞工三十六
人凡此本唐宮中嬉燕之樂伶蕭相傳故附曲作
舞而已雖冠服小異而工員常定非如坐立二部
出於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於優伶常舞大曲
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為容蹋足為節其妙串者
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
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

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摧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
百態橫出然終於倡優詭玩而已故賤工專習焉
鄭衛之樂也雖放之可也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
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曰簫韶部雍熙
初改曰雲韶部有主樂內品八十人歌三人雜劇二十
四人琵琶四人笙四人箏四人板四人方響三人觱篥
八人笛七人杖鼓七人羯鼓二人大鼓二人傀儡八人

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

至元正清明春秋祭社之節親王內中宴射則亦用之

奏大曲十三

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鍾宮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並太宗所製四

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鍾商泛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

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

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

樂用琵琶

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

琵琶箏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

鈞容直者軍樂也有內侍一人或二人監領有押班二

人置樂二百三十二人舊有百三十六人景德二年加

歌二人雜劇四十人板十人琵琶七人笙九人箏九人
觱篥四十五人笛三十五人方響十一人杖鼓三十四
人大鼓八人羯鼓三人唱誕十人小樂器一人排歌四
十人掌撰詞一人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
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親征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
御樓觀燈賜酺或賞花習射觀稼則亦與教坊同應奉
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
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

者亦隸之淳化三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又有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箏篥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宮殿庭又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迴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中宴設亦奏之復有掉刀撿牌蕃歌等

不常其數及置清衛軍選習樂者令鈞容直數之內侍主其事其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

園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營

教坊自太常親製曲三百九十乾興以來通用之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出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教坊其後隸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長色高班大小都知

仁宗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用於

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莫不繇此帝曰朕於聲伎未嘗留意內外燕遊皆勉強耳

兩朝史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

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
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
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
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
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
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
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
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

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
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
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敔也
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
鑄鐘鑄磬宮軒為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為淫聲
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
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孟古者簞席以
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楮

孟榻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
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
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
古之聲去其滯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
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
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當數子紛
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
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絃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祝嘏一循雅奏毋害其為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為此論後來乃復創為古本漢書有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
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為而與
素論背馳何邪

鈞容直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
三十四人詔以為額之闕即補其後監領內侍言鈞容
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
十七調隸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
曲與教坊頗同矣

元豐官制行以教坊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
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若行幸則鈞
容直奏樂以導從其制與教坊同熙寧九年教坊副使
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
之宜去噍殺之急歸嗶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
為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
從之十一月奏新樂於化成殿帝諭近臣曰樂聲降一
律已得寬和之節矣增賜方響為駕三十命太常下法

駕鹵簿樂一律如教坊云

政和三年詔以大晟樂播之教坊頒行天下尚書省言大晟燕樂已撥歸教坊所有習學之人元隸大晟府教習今當並令就教坊習學從之

四年禮部奏教坊樂春或用商聲孟或用李律甚失四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從之仍令祕書省撰詞

陳氏樂書曰宋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為四部收荆

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二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籍而內之繇是精工能手大集矣其器有琵琶五弦箏箜篌笙簫鳳箏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并歌十四種焉自合四部以為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為限以應奉遊幸二燕非如唐分部奏曲也唐全盛時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

園三百員宜春雲部諸院及掖庭之伎不關其數
太常樂工動萬餘戶聖朝教坊裁二百員并雲韶
鈞容東西班不及十人有以見祖宗勤勞庶政罔
淫於樂之深意也然均調尚間以譙樂胡部之聲
音器尚襲法曲龜茲之陋非先王制雅頌之音也
革而正之豈非今日急務邪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
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

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

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

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

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

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

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軍毬三十二人起立

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

以上並臨安府差

相撲等子二

十一人

御前忠佐司差

上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

中興四朝樂志叙曰古者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
貞觀增隋九部為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
而被之管弦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於時匪直
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應經法而已國朝初置教
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承平因舊典創新
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
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頌之天下然當時
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

劉曷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為宗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說之樂以藉口者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紹興在宥始蠲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祝堯務在嚴恭亦明以更不用女樂頒旨聖子神孫世守家法於是中興燕樂比前代猶簡而養君德之淵粹者良多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

略附於下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
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
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
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
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
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
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二商三角四徵為
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

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為宮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

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石
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商
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
般涉調曰中呂調曰平正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
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石角曰高
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
角皆生於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
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於夾鍾以十二律兼

四清為十六聲而夾鍾為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為宮以變宮為角反柰亂正聲若此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為黃鍾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返而祖調亦不獲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夫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心術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正古
君子所以為治天下之本也紹興乾道以來以清
靜無欲為天下先教坊迄弛不復置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六

寶
金
寶
金
寶
金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埴

謄錄監生臣朱 溥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八

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六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七

鄧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二十

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

魚龍曼衍

假作獸以戲

高絙鳳皇安息五桮

並石季龍所作見鄴中記

都

盧尋橦

今之緣竿見西京賦

丸劍

丸一名鈴見西京賦

戲車山車興動雷

見李

尤長樂

跟挂腹旋

並緣竿所作見傳玄西都賦

吞刀履索吐火

並見西京

賦

激水轉石嗽霧扛鼎

並見李尤長樂觀賦

象人

見西漢書韋昭曰今之假面

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為不多矣然其詭怪百出
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
淫蕩而已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
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
出水遊戲輝輝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

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鰲食齊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拊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

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莓苔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省焉

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獼猴幢青紫綠緣高絙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趨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

為鐘鼓之節角觝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
雖罷至武帝復採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
都廬海中碣極李奇曰碣極樂名漫衍魚龍角觝以觀示之角
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
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鬪以角觝人今冀州
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載牛角而相觝漢造此戲豈
其遺象耶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

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綉繒綵其歌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

繒錦為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皆
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
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
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
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擲管以上
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近古無比自
是每年以為常焉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大非正聲隋末大

見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廼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於元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傳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非功成之樂請並廢之

高宗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後漢安帝時自是歷代有之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簞篋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槿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為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為是又有弄碗珠伎

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礪子等戲玄宗以其非
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七篳篥二齊鼓
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
皆不足稱也

代面 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
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
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陳氏樂書曰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而百戲之

作見於後漢故大子樂少府屬官承革令典黃門
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清商令丞掌百戲及
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
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
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其所
從來久矣然隋皇陳之天津街以咤夷人唐帝用
之內殿以晏百辟非所以正百官而風天下也君
子無取焉

撥頭 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
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耽酒常
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為怨苦
之詞河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
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音
也

窟礪子 亦曰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
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

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謂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

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進止無

準定

排闥戲 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角力戲 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羣戲既畢左右軍雷大鼓而引之豈亦古者習武而變歟

瞋面戲 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足加頸上時劉吃隋奴能不用手而脚自加頸何其妙耶

衝狹戲 透劔門戲 漢世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

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胃突鋒銳也後世攢劔為門伎者裸體擲度往復不傷亦衝狹之變歟

躡鞠戲 躡毬戲 躡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躡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員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躡鞠亦其事也

躑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
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否豈非躑鞠之變歟

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
也

絙戲 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
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
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
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劇戲 宋朝戲樂鼓吹部雜劇員四十二雲韶部雜劇員二十四鈞容直雜劇員四十亦一時之制也

五鳳戲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綉服箱之牛蒙以猛獸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之文明皇聞而嘆之曰賢人之言也其後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召還授以散秩

每賜宴設醕會御勤政樓昧爽陳仗盛列旗幟或被金
甲或衣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
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觝戲馬
鬪雞又令宮嬪數百飾珠翠衣錦綉自帷內出擊雷鼓
為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
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
樓觀之夜闌遣宮嬪於樓前歌舞何其盛歟奈何不知
好樂無荒而君臣幾於同謔卒墮天寶之禍豈不誠有

以召之邪

獼騎戲 鳳皇戲 石虎鄴中記述虎正會殿前作樂

高絙龍魚鳳皇安息五按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橦
至上鳥飛左迴右轉又以橦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
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各坐木一頭
或鳥飛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馬
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為獼騎初晉中朝元
會設臥騎倒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其

術亦可謂妙矣奈何戎狄之戲非中華之樂也在石虎樂之可也若真主樂之豈所宜哉今軍中亦有馬戲伎者其名甚衆但不謂獫狁爾

參軍戲 樂府雜錄述弄參軍之戲自後漢館陶令石聘有贓犯始也蓋和帝惜其才特免其罪每遇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釋謂之後為參軍者誤也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為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蓋由此矣

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博康上官唐卿呂敬儉馮季臯亦其次也趙書謂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如此豈傳聞之誤邪

假婦戲 唐大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態善為此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於教坊

蘇葩戲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為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

蓋象醉舞也何其辱士類邪唐鼓架部非特有蘇郎中之戲至於代面鉢頭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師子弄白馬益錢尋橦跳丸吞刀吐火旋盤筋斗悉在其中矣都盧伎 緣橦之伎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又有跟掛腹旋皆因橦以見伎張衡西京賦侘童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掛若將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殫言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此皆橦上戲作之狀至梁時

設三朝大會四十九等其二十三刺長追華幢伎三十
二青絲幢伎三十三一繖華幢伎三十四雷幢伎三十
五金輪幢伎三十六白虎幢伎三十八獼猴幢伎三十
九啄木幢伎四十五案幢呪願伎雖有異名要之同為
緣幢之一戲也唐曰竿木今日上竿蓋古今異名而同
實也

鳳書伎 宋齊以來三朝設鳳凰啣書伎是日侍中於
殿前跪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

即位克自抑損乃下詔罷之後魏有鳳凰伎亦其類也
藏挾伎 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
能見其機也

雜旋伎 蓋取雜器圓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弄槍伎 蓋工裸帶數環捲一工立數十步外連擲十
餘槍以度之既畢乃以一捲受其槍也

甃瓶伎 蓋甃其瓶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丸與瓶
相值回旋而不失也

擎戴伎 蓋兩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

拗腰伎 蓋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啣器而復

立也

飛彈伎 蓋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宋朝雜樂百戲有踏毬毬踏蹻藏挾雜旋弄鎗錠瓶
齣劒踏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劒門飛彈丸女伎百戲之
類皆隸左右軍而散居每大饗燕宣徽院按籍召之錫
慶院宴會諸王賜會及宰相筵設特賜樂者即第四部

充

鼓吹

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旋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惟有騎執菰菰即笳

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
與魏代鼓吹長簫伎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
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元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
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
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
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
川太守謝朓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為占之曰君不得生
鼓吹當得死鼓吹朓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

鼓吹焉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
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
則甚重矣各製曲詞以頌功德焉至隋亡

陳氏樂書曰隋大駕鼓吹有柶鼓長三尺朱髹其
上工人青地苴文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唐開元
禮儀羅曰柶鼓小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
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輦與金鈺相應皆有曲
焉律書樂圖云柶鼓一面十椽一曰驚雷震二曰

猛虎駭三曰摯鳥擊四曰龍媒蹕五曰靈夔吼六
曰鵬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
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
吹前部用之中宗時欲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
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然是不知鼓吹之作
本為軍容也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鉦鼓有
靈夔孔雀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
備禮得用之矣今夫郊祀天地唯有宮縣而無案

架則知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况可接於閨闈者哉

又曰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植葆唐羽葆之制縣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蓋鐃鼓羽葆鼓皆飾以丹青形制頗類柶鼓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律樂圖云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

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
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
陣樂然則羽葆其節奏如此而已破陣終焉豈後
世賞軍功之樂邪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
羽葆鼓吹則其為賞功之樂可知矣今鼓吹騎從
者自羽葆鼓等皆馬上擊之其制與隋唐異也

唐文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
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

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註云兵樂曰

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東都謹檢正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

鐃吹二部

笛簫簫簫茄鐃鼓每色
二人歌工二十四人

樂工等乘馬執樂器

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
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
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
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
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闢土欣耕
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聖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
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

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
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
門外據周禮大司樂註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
於社謹詳禮義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
饒吹謹譁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
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
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
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

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註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威今吹律聽聲其術久廢請以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徧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

別有獻俘儀注

如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

司編入新禮乃令樂工教習依奏

陳氏樂書曰唐六曲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其制皆五采為重蓋究觀樂圖鐃鼓鼓吹部用之唐朝特設為儀而不擊爾然劉嶽定軍禮謂鼓吹未知其始漢以雄朔野而有之鳴茄以和簫非八音也隋大業中鐃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宴饗所用也觀漢有鼓吹鐃歌十八曲晉有鼓吹鐃歌古辭

十六篇宋有鼓吹鐃歌十篇然則鐃鼓豈非鼓吹

鐃歌之鼓邪

唐自鐃鼓以下屬鐃鼓部律書樂圖云鐃軍樂也其部四色七曲一曰破

陣樂二曰上車三曰行車四曰向城五曰平安六曰懽樂七曰太平各有詞也

宋朝鹵簿大駕六引官開封令無鼓吹開封牧二十三
人捫鼓金鉦各一大鼓十鐃鼓一簫笳大橫吹各二笛
及簫篳篥及笳各一太常卿同上司徒六十四人捫鼓
金鉦各一大鼓長鳴各十六鐃鼓一簫笳大鼓吹各四
節鼓一笛及簫篳篥及笳各四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並

同開府牧其大駕前部千六十四人鼓吹令二員府史
四主帥八摑鼓金鉦各十二主帥二十長鳴一百二十
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簫篳充簫笳各二十
四主帥十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簫篳篳笳桃皮篳
篳各二十四主帥四摑鼓金鉦各十二主帥十小鼓中
鳴各百二十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笛充
簫笳各二十四後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二員典事四
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簫篳充簫各二十

四主帥二笳二十四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以笛
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八小橫吹百二十笛簫簃笳桃
皮簫簃各二十四若親祠輿駕出宮則宣德門太廟南
郊警場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各二員職掌四府
典史八都知一院官錄事一歌簫簃簃笛共百八金鉦
二十四奏嚴鼓鳴角大橫吹小橫吹各百二十歌笛各
九十六節鼓三笳百四十四簫簃九十六桃皮簫簃四
十八通主轄人員共千二百七十五凡大駕鼓吹通五

引用工千五百三十法駕三分損一用二引

開封牧御史大夫各

十六工

小駕八百一十六工初太祖受命承五代之後損

省浮長而鼓吹局工多闕每舉大禮一切取於軍隸以

足之

至一品以下葬應給者亦取於營隸

後遂為常大禮車駕宿齋所止

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鈺四次大角四次金鈺二十四

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

一奏三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輿至青城祀前一

日御闕門觀嚴警亦勞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以行宮前

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人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準舊儀鑾駕將出宮入廟赴南郊齋宿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禮儀使高郢奏稱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鼙鼓版奏三嚴事不同況其時不作樂懸不鳴鼓吹務要清潔其致齋夜奏三嚴請不行詳酌禮典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體與作樂全殊况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於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徼巡何以警衆多之耳目望依舊

禮施行從之

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鼓吹迴仗時駕前導引三曲見闕樂章望差官撰進下寺教習應奉詔諸樂章令峴修撰教習供應

程氏演繁露曰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為吊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

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
為四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為警
場真宗至自幸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
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
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
中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縣及營兵以充祥符中命
籍兵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閱習焉凡大樂充庭

則鼓吹局設熊罴十二案於宮懸之外

率一案用十工龍鳳鼓一

金鐃一羽葆鼓一

凡大角三曲警嚴用之

大梅花小梅花曲

歌工三簫二笳二

鼓吹五曲

御製奉裡歌舊有六州十二時導引降仙臺真宗崇奉真聖亦設儀衛故別有導引

二曲也

其餘大小鼓橫吹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

盡國朝惟大角傳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

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

時皆隨月用宮仁宗既定雅樂并及鼓吹且謂警嚴

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裡歌以備三疊又詔聶

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
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宮歌熙寧親郊導引還青
城增降仙臺曲

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
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因下太常禮議而議者言警
場本古之鼓鑿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
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
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

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接神宜罷之

神宗元豐中獻言者論鼓吹樂以為害雅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鬼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
與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
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槩與正
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作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為樂
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亂
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
已若以律呂變易胡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
遂不復行

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奏曰古者王師克捷必奏凱所以耀武事旌勲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周官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則教凱歌漢有朱鷺等十八曲魏晉而下莫不沿存尚皆謂饒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而已未有饒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而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

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十二月
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時改名稱告禮導引改名熙
事備成六引內者備而不作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
警場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角
用大小橫吹簫簟簫笳笛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二奏之
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
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
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今並

闕人又府史典史各四人舊係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贊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係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係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人金鉦十七人撾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鐃鼓十七人拱宸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簾簾二十九人桃皮簾簾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橫吹七十人小橫吹六十

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係差本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今鼓吹局樂工節目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剡刷稍諳樂藝之人從之

先是在京排設嚴更警場用奏嚴鼓一百二十四面金鈺二十四面鳴角一百二十隻至是以地步窄狹難以排設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鈺二十並差用殿前

司中軍人物

孝宗隆興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內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場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

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惟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撾鼓金鈺鐃鼓

簫笳橫吹長鳴籥篳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裡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六十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二十一

夷部樂

周禮蘇師掌教龠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舞之以東夷之樂

大饗亦如之

疏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

旌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疏散樂以其不官之員內謂

之為散黃門倡者漢倡
優之人亦非官樂也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疏即野人

能舞

者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四夷之樂東方曰鞮南方曰任

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祭祀則歆而歌之燕亦如之

吹之以管籥為之聲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

而生樂特予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

養萬物樂特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味也萬

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特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

曰禁言萬物禁藏樂特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為情性為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况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

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也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
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
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
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然王者制
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樂異
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
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邪臣觀

契丹視他戎狄最為強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闐婉諧彈絲擲管趨於成音而已恥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人其聲嘍離促迫舞者假面為胡人衣服皆效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為此伎者甚衆非特無知之民為之往往士大夫之

家亦喜為之誠推太宗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
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
所以示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
大口袴赤皮鞞五色綰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有絳抹
額飾以金鐺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
長其袖烏皮鞞雙雙并立而舞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

其樂器已見俗
樂門此不詳具

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

集一曲衣服亦寢衰敗失其本風傀儡并越調夷賓曲
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
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
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
家樂以侑酒

百濟 其國之樂有鼓角箏篴箏竽簫笛之樂投壺圍
棊擣蒲握槊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

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
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
得之唐貞觀中嘗減百濟國畫得其樂至中宗時工人
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笛
桃皮箏篋篳篥其歌曲八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
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
裙襦章甫冠皮履章甫商冠也而東夷服之豈亦得其
遺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夷信矣

獺貍 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儻天其
作樂大抵與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 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羣飲鼓瑟歌
舞蹈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

瑟形如筑彈之
亦有音曲云

馬韓

國常以五月下田種畢功因祭鬼神晝夜聚飲歌舞數
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為節有類鐸舞農功畢亦
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

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羣官射賞以馬布唐
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
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
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
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

詞雖甚雕刻而膚淺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
曲折多鬪容

西戎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
開皇中嘗來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
器有豎箏篳篥琵琶五弦笙笛簫簫簫策毛員鼓都曇鼓答
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鼓銅鈸具等十五種為一部

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鞢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

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

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

盛於閭閻唐以為十部燕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

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婆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大

和初有米末稼米萬槌

樂色舞藝並見俗部樂
唐十部下茲不再錄

樂工人

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

緋襖白袴帑烏皮鞢其舞曲有小天疎勒鹽焉

疎勒 其樂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簥篋答臘腰
鼓羯鼓提鼓雞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兀
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蓋起自後魏平馮
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白頭巾
袍錦褙白絲布袴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鞢赤皮帶曲調
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

曰昔昔鹽凡十韻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按樂苑
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篥三娘工唱阿鵲鹽又
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滿座鹽歸
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
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
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黃帝炎長河志
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康國 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為一部工

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
地農慧鉢鼻始前拔地慧地等四曲蓋自周閔帝聘北
狄女為后獲西戎伎樂也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
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
袴赤皮鞞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 其樂器有箏篳琵琶五弦笛簫雙箏策正鼓和
鼓銅鈸歌簫小箏策桃皮箏策腰鼓齊鼓檐鼓具等十
四種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附箏單時歌芝栖舞曲

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褾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鞞

乞寒 本西國外蕃唐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徵謀時寒若禮曰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

失休咎之應君臣所感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
效胡俗而乞索哉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乞寒
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
滋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
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
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
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西涼 晉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

復隔絕其樂具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羌胡之聲也自後魏傳隋及唐以備燕樂部樂工平巾幘緋褶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袴五彩接鳥皮鞞白舞一人史不載其服色其器有編鐘編磬琵琶五弦豎箜篌臥箜篌箏箏簫竽大小箏篳篥豎笛橫吹腰鼓齊鼓檐鼓銅鈸具為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

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豈貴妃製之知
運進之耶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
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
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
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
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
越之禍兆於斯曲矣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
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天竺 其樂器有鳳首箏篴琵琶五弦橫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鈸具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彊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為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亦一時英斷也

商調有大朝天小朝天

樂

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行纏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

皆隨髮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內於繩下此其本也

大宛 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

吐蕃 其俗以麥熟為歲首圍碁六博吹蠡鳴鼓以為戲樂

于闐 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撥胡琴唱

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宋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疎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從焉

拂菻 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拍手歌舞以爲樂焉

南蠻

九真徼外蠻 其俗尚銅鼓以高大爲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 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以迓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國 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矯如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道從吹螺擊鼓以為樂

林邑 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

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多擊鼓吹螺

附國 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長笛有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寃焉

哥羅國 漢時聞於中國其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

闍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齊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為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禳災答謝天道其樂有胡琴笛鼓大鼓

牂牁 其俗擊鼓銅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

張蕃 其王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飲宴亦動蕃樂上戶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蕃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

筮律杖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故者雷吉天鼓或唱挽歌焉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感策大鼓其曲各有願天長感天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蕃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饗管設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樂不過鳴大吹葫蘆笙樂人踏舞而已

揮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

馬頭大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臯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樂曲用黃鍾之宮舞六成舞伎六十四人贊引六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

又為五均一曰黃鍾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鍾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德宗既閱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歛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

見王子年

拾遺記

渤泥 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鈸批掌歌舞
以為樂

彌臣 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
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
中踏舞為樂在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衣
被頗類中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

夷喻以聖德白狼王塘菽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
三章輔所獻也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
譯訓詁為華言使覽曉焉歌三章其一遠夷樂德其二
遠夷慕德其三遠夷懷德
大食麻囉拔其俗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者多以胡
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

驃國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
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
皆齊聲唱各以兩齊斂為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

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矛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

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為節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

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
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名婆臘調婆羅門曰耶羅延
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
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府曲
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
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
龜茲佛曲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
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

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
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
雙調也蘇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
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
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
提梵入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

始有北歌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

晨夕歌之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

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

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

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

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西涼節

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

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

貴昌以其聲教樂府能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乎

大遼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鉦焉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軼惡軍中習蕃歌以雜華樂詔諸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番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傳送闕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學吹此者凡五

十輩帝令吹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云單于並賜衣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為九部以漢樂坐部為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

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聖朝宜講制

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
韎師掌教韎樂韎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
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
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
教之遠被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
其大半鄭夾漈以為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
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

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
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為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
亂華如苻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
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
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
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
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為七
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

入於涼州張氏亡而入於秦姚氏亡而入於江南
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
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

令去樂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壑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

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
異災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竇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
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篇萬言八
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傀劉九靡反舊音怪

大札大凶

大哉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札疫癘也凶凶年也
裁水火也弛釋下之

若今體兵
鼓之為

魯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

猶繹萬人去籥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
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

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
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禮也

晉知悼子卒未葬

悼子晉大夫荀盈

平公飲酒

與羣臣宴

師曠李

調侍

侍與君宴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之叔

鼓鐘

樂作也燕禮賓入門

奏肆

夏既獻而樂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

怪之也杜

闕獻

君亦如之

蕢或作

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

屠蒯

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三酌皆罰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言

曩向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啓發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紂

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

知悼子在堂斯其

為子卯也大矣

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

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詔告也太師典奏樂

爾飲調

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

以飲之也

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

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防禁放溢

平

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

聞義則服

杜蕢洗而揚

解

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又送也揚近得之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

必毋廢斯爵也

欲後世以為戒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

杜舉

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之賓與君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

自為

還六月卒於戲陽

魏郡內黃

縣

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

曰女

為君耳將司聰也

樂所以聰耳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疾惡也注

見前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

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言痛疾過於忌日

女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又飲外嬖嬖叔

外都大夫之嬖者

曰汝為君目將司明

也

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旌禮

旌表也

禮以行事

事政令

事有其物

物類也

物有其容

容貌也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有卿佐之喪而作樂

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

氣和則志完

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

琴瑟

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禍喪病

陳氏樂書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

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

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蓋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
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
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
則不必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其將至
又可知矣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
之所棄也

又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
孟獻子禪架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

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禪架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之加於人一等而已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禪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禪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禪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鄒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

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
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
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
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
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
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
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

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於庭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

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
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
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
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
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縗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
簿又凶事無樂過客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
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

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薑

丑介反

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

士喪禮葬有豪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縗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

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旣處其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為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禮

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晏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久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門祭酒范堅白事

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
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
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
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旣葬除服而宴樂
叔向猶議之今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
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
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

廟也謂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

皇太后之父

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

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

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麻服在躬號哭無時鐘鼓歌簫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

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其羣下奏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以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誚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

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
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
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
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
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
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穆帝納后
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
納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

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
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
朝其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
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
魏祇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為先今旣逾年
理宜從古若不肄習即恐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
從之

代宗大歷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遇密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諸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

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
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
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
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
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
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
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
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

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

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泰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旣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諒闇內音樂緣事神皆不

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鈺鼓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則用以為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禮宜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鈺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為民祈福

為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歛五福錫庶民況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然後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徵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

年舉行

孝宗初踐大寶立班設仗於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詣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綵繪宮架樂舞其於受終文祖之義有光而在前朝亦為闕典獨鼓吹樂在仗內以欽宗喪制而遏音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亦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議謂薦

享宗廟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
祔廟之禮為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
謁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用
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
安穆為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義允遂俞其
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
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亦可而用於今日
之祔則不可蓋祔禮為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為安

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為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
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為盡善盡美無可議哉詔從之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
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況欽宗實未葬
而可遽作樂乎上聽其言事遂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
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

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
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喻之
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為吏部郎
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
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
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
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
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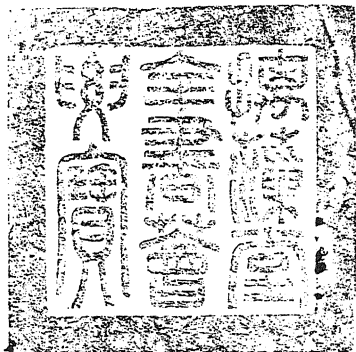
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
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
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
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
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
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
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
夷人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

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陳公
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
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
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
納焉既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
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
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
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

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
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
殿陛之上忽忽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
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恭備員館伴當乞直
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
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
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
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

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
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義始去樂論者
題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繆謨

謄錄監生臣潘承燦